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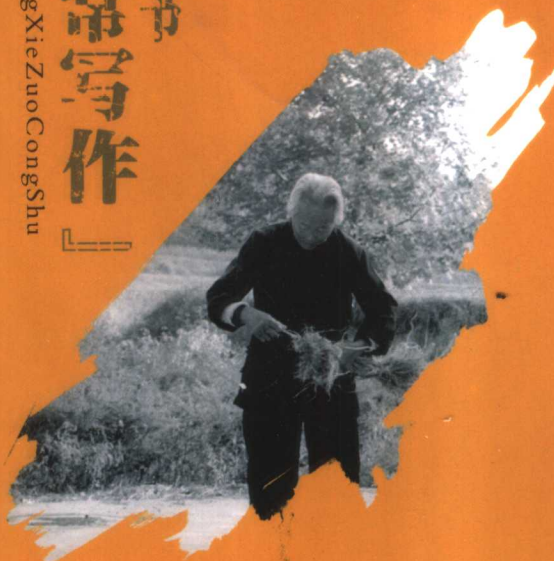
秋天里的日常生活

QiuTianLiDeRiChangShengHuo

黄海 / 著

『日常写作』

RiChangXieZuoCongShu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Qin TianLi De Ri Chang Sheng Huo

黄海 / 著

丛书
『日常写作』

秋天里的日常生活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天里的日常生活/黄海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民间文丛)

ISBN 7-5306-3935-8

I. 秋… II. 黄…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777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81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18.00 元

序

日常书写： 内容和方式

何谓“日常”？无非吃穿住行，饮食男女。琐屑，细碎，却不可或缺。所谓“民以食为天”。老子早就将日常的重要性提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设若百姓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则天下太平。

以“日常”为一套书命名，也实在算不得新鲜的发明。日常之作为文学的对象，在中国早已有了悠久的传统。数不清的小品、杂记，都在津津乐道于日常生活的妙处；《金瓶》《红楼》，更是将日常的精微发挥到了极致。如果我们说这种文学传统在今天得到了良好的继承和发扬，大约也并不算错：如今的文章，大到工作学业事业爱情，小到吃喝拉撒睡，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已无所不包。

然而终究还是觉得缺些什么。我们的文学所呈现给我们的，除了高于生活之上的玄思，泛滥于生活之中的温情，更多的是浮在生活表面那些五彩的泡沫，至于紧贴生活的

那部分,以及生活内里最核心的那部分,或者说,最“日常”的那部分,无论是美丽还是丑陋,精彩还是平淡,我们有意无意地把它们漏掉了。城市里的平民,最关心的是什么?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最牵挂的是什么?那些在田地里劳作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已经遗忘了他们?关于我们自己,我们所愿意讲述的,是否是我们生活的全部?高蹈和虚荣,在多大程度上局限着我们的视野,左右着我们对自我的审视与评价?

所以,选择以“日常书写”为这套丛书命名时,我们想要的是那种踏踏实实地贴紧生活的文字。我们希望这套书坦率地面对真实的生活,把普通人所经历的、承受的、关心的、焦虑的,毫不矫情地记录下来,我们想要那些跟我们身体发肤息息相关的部分,那些令我们烦恼令我们疼痛令我们心神不安的部分。

同时,我们想要的,还有描述日常生活的日常方式,或者说,日常心态。我们希望写作者不是一个由局外进入的体验者,试图从别人的生活中去发掘一些虚饰的激情;而是一个日常生活中、日常状态下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写作不是一种职业、一种技能、一种谋生手段,而是日常的一部分,是闲暇时用来记录生活、延伸自我的一种方式。这样写出来的文字,如同我们的皮肤,能感受并传达我们的体温和心跳。我们感到炎热,它会出汗;我们感到寒冷,它会收紧;我们恐惧时它会颤栗,我们兴奋时它会发烫。

因此,这套“日常书写”丛书,更多的是承载着我们对于写作的一种期待;我们相信写作的无限可能性,同时,我们也相信,这样的日常写作,是不应该缺少、也不应该被忽视的。

编者

目录

左边的身体	001
疼痛	001
中药罐	003
在通往春天的病痛里	005
痛喊	007
左边的身体	009
身体的性格	010
瓦屋记	013
昆虫记	016
蜻蜓的影子在记忆里打颤	016
蚂蚁在细微的呼吸里	017
歌唱	019
我一知半解的天水	021
秋天里的日常生活	025
村庄1998年纪事	028
土丘上的坟	031
乌鸦飞不到的扎曲	035
下黄湾笔记	038
干一件坏事	038
风从屋顶落下来	040
谁的年龄	041
宰牛	043
下黄湾的样子	044
大溪地的画	046

行走	047
十万雪花	049
一村树	050
一条土路	052
半边篱笆	053
片段	055
夜晚	057
背影	059
搬	060
看风跑过秋天	062
干草垛	064
多出来的人	066
秋天背后是刀镰	067
早知道要完的秋天	069
一个人,或一株庄稼	072
西塞	075
南部村庄	078
沟塬	083
在别处	086
出塞	086
黄石消息	087
甘家湾	090
街道	091
沙湖墩	093
三个鸟巢在树上	095
爸爸窑	097

诗人的长安之旅	100
村庄史	104
高高的陇西	115
去青海	118
个人史	121
高原	127
火车呀火车开过来	130
城市细节	136
城市细节	136
在城市打鸣的人	138
抹掉一个人的城市	139
寂寞之门	141
中间地带	143
在胡同里倾听	145
我的胃,城市的胃	147
从纬二街开始,从纬二街结束	149
夜半敲门声	151
你究竟能把自己搬多远	153
酒液里的父亲	155
去下黄湾上看下黄	161
向西偏北	164
清洁的气息	167
四顾闸,四顾闸	170
八月	170
劳动的牛	171
四顾闸	172

下黄湾	174
祖父·父亲	174
去苏醒后的松巴错	177
风改变了颜色是泥土	179
另一条河流	182
奔跑的村庄	185
时间静止的西宁	188
在兰州读到黄河	192
穿花裙子的小佳	195
狗事	199
钟楼的时间与村庄的农耕	202
背影与家园	204
大美的黄昏	207
真实的生活	210
八百米深处的光芒	212
那些忧伤的,记忆的……	215
1987年,或者更早于1987年的记忆	215
1995年,干旱,打井	216
1998年夏,大水和糙米	218
2001年,移民,我返回来	219
2003年,在狗头山,在龙泉湖	220
露天磨房	222
1998年秋冬的遭遇	225
最后的村庄	229
别处的生活	232
论颜色	235
和青草一样	235

白,或白色的	236
黑蓝	237
红的意义	239
黄	240
灰色的肖像	241
黑黑黑	242
黄或暗	243
后记	245

左边的身体

疼痛

那是我的胃,他们的胃,是蜂的巢穴。是白色的床单,还有白色的来苏水味。

我说的是医院。

我的听觉常常迷失在那里,它有时寂静得要命,有时喊得——让你烦躁、忧闷、撕心裂肺的疼痛。我听久了——那来自肾,来自脾肝,来自胃肠,来自骨头和肉,他们使劲地喊——不就是痛吗?而我的痛来自内心。

我去医院看一个人,他对味道、色彩、时间和空间的变换失去敏感,疼痛对他来说,只不过是像蚂蚁的触须在摩挲而已。他的疼是直接而混沌的。而我是疼痛的旁观者,我的感受随着疼痛者的身体变换变换着,我可以是间接的,也可以是犀利的,可以是沉重的,也可以是肤浅的。一个旁观者可能看清

一个身受病痛折磨的人的表情，一个旁观者却无法知晓一个人他此刻巨大的内心。他感知了疼痛，却失去认知疼痛的能力。他只是不断地企求疼痛的消失而失去疼痛的力量。

这只是其一。

其二，健康者需要时刻清醒而警觉的头脑，他需要保持多维的视觉和空间，他的头绪越多，他看到的越加细小（细微），他做到的就可能越加细密。尽管清醒的健康者可做到万无一失，可能想到轻重厚薄，将种种迹象甚至带来的后果考虑周到，但他越细致越可能重视认知而疏忽感知，使人仍然逃脱困惑——那直接的混沌的客观的存在造成的既成事实。疼痛却无处不在。——以至他总是以清醒者的目光游离于所谓的粗俗的事物的面，并对此不屑一顾。他总以为缜密的思索无所不能，直达内核，而美的表皮，美的身子，在他已失去光泽。

其三，从疼痛的另一个层面考虑，人们总是疼痛之后，止于疼痛。没有人完全屈服于疼痛——除非生命的肌体已经对此无能为力，并且逐渐失掉生命的机能。疼痛者绝望而无助时，他心灰意冷。他静静地等待终结——死，只能是解脱，而终的结果还是丧失感知。人无感知疼痛的原始能力，他就丧失对世界的起码认识。还有一种是健康者，隔靴搔痒，想象疼痛带给内心的种种恐惧、炼狱、灵与肉的拷问，那是虚的。根据日常经验，一个人没有经历某种疼痛，他不可能知道疼痛的在场感——他不可能得出疼痛的区位、深度、力量，等等。一个人如果出现反复的疼痛，或者疼痛总是与其相距甚远，对他来说，那是一种灾难。前者的他可能把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废掉在与疾病不断抗争的过程里，他对生活的态度是持谨慎的观望，他在细心地生活着；后者的他在不断的狂欢中挥霍青春的热力，他释放完激情之后，他肆无忌惮地活着：吃高脂肪，高蛋白，高胆固醇，凡是他认为自己能吃的，他都想法尝试。他此时对生活的态度是听之任之。

这是两种临界的生活状态。

我的一位当科长的朋友,他曾经信誓旦旦地说:没有我不能吃的。他大鱼大肉,每次的饭饱酒足,给他带来的后果是他只能吃素。直接结果是他总要三天两头地往医院跑。他严重的高血压、脂肪肝、心脏病和Ⅱ型糖尿病。他对疼痛的敏感使他清醒,他必须保持平静,稍不小心,又会回到盲目乐观或谨慎观望。

这些只不过是生命病理的阐释。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疼痛主要来自于对具体事物的认识,它不再是肌体而是精神。我们过分依赖物质享受的同时,精神的质地变得越来越脆弱,不像是人们常说的麻木,而是更加易感了。这种疼痛不是来自医院的来苏水味,不是来自我们的五脏六腑的病变,这种疼痛感是通常所说的忧郁、烦闷、失望、压抑、越来越多的无所适从。

我们丢掉了肌体的病痛,我们却迎来了来自内心的另一种痛苦,十倍百倍于疼痛。

中药罐

我见过祖父在乡下时用过的那只罐子:它笨拙的身子,细短的嘴口,漆黑无比的脸谱和散发泥土及苦药味的罐底,我曾如此藐视过它丑陋的外表。但它长年累月地被烈火炙烤的内心,被草药煎熬,引起我的好奇心,用细小的手指敲着它,我敲,它越来越坚固地发出清脆的响声,像我听到的那一声声的鸟鸣。我的手每触摸一次,它光滑的感觉就会随着手指在心中舞动,好像是手指触动了许多根琴弦,它有细微而好听的音乐流出来;如果我不触摸它,有时候,中药罐也会跟随煎熬的沸水一起舞蹈,它的声音会变得粗短而急促开来。

我看到沸腾的还有那些块状的果实切片、细长的根茎、叶子,我那时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它们味苦,但散发出的气息叫人一味地往它们靠近。因为随之而来的清香沁人心脾,它们弥漫在整个屋子里,在柴禾的温火中,我们在低低的细

语中沉静地交流。

而现在我对中药罐的认识来自于我对那些中草药的辨认,煎熬,口服,不再来自它孤独的外表和统一的色彩。当我辨认出当归、黄连、车前子、翟麦、木通、五味子……我还辨别它们的颜色及味道,而当它们几种混合在中药罐里,它们又和泥土一起散发芬芳的气味。——它们直接来自南方泥土的湿气、草木、风和阳光,它们直接照耀和滋养生命和驱除疾病。这些矮小的或者隐秘地埋入泥土深处的茎叶根,它们与那一个个中药罐一起被人埋在内心,让我们过目不忘,这仅仅是因为它们稀有、奇丑、气味特别和它们的自身价值吗?我常常对此疑惑不已,我对着镜子,我看着我们一张张青春或苍老的脸,看着我们一张张健康或疾病的脸,青春痘、皱纹、胡须、粗大的毛孔,我们满脸草叶状——我们每天嚼食的这些青菜的根叶茎,它们在我看来,也是草药的某种。

我试图绕过中药罐去了解我身体上的疾病,我通过中成药或者西药驱除身体的病痛时,各种副作用随之而来,清晰起来:恶心、头痛、皮疹,又不得不让我重新审视它带给我的真实苦味,难以下咽的、没有任何食欲的口感。我忍受了,但我忍受不了舌头的麻木,语言的迟钝。我一边沉浸于它们弥漫开来的中药味中,一边拒绝它们对我身体的洗礼。正如我喜欢肉食而疏远蔬菜,我喜欢大米而疏远面食,但医生的建议是与我个人的偏好恰恰相反——多素食,少肉食;多面食,少米饭。人生不能承受如此之重,又不能承载这般之轻,而一个小小的罐子,它融会了如此这般的轻重——你需要的,它都承载了;你拒绝的,它也承载了。从生命的这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我的思索显得太苍白了。

我只是在静静地描述,我曾经用过的中药罐有多少只,我祖父的有多少只。曾经用过的在无语中逐渐剥蚀,还在烧烤的,它也会破碎为泥土。我在想那些曾经煎熬过它无数次的各种中草药,它们救治了我的身体,却粉碎了它。这是命运还是宿命呢?

中药罐，它依旧是漆黑的，它沉静而孤独地处在你视而不见的角落，我在漫不经心中把它遗忘在往事里。三年，五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当有一天，我又需要盛装细小的草叶、根茎和果实的时候，用火炙烤，用水煎熬，用耐心去等待时，我早已准备好了，我生命中需要负担的有多少，这不仅仅是小小的药罐子，它可能跟随你一辈子。

在通往春天的病痛里

我多次在文字里描述小镇的卫生院，十几棵密集的树木衬托出一排低矮的白色房子，阳光稀落地落进来，一个很旧的黑漆斑驳的大木门，一米多高的院墙把它同一条柏油路，喧闹的集市和一条污水沟彻底地隔开，它阴森可怕地呈现在我少年的脑海里。

这些我熟悉的情景在浓烈的来苏水味中慢慢积淀着。

我不敢想象它过去和现在的模样，我想大夫们还是穿着白大褂，护士们照样给那些病人注射针剂。我遇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年轻着，现在肯定老了。这么多年，我没有见过他们，但我从不间断地往医院跑。它们几乎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还是来苏水的味道，洁白的墙壁和穿着白大褂的人，表情严肃地向我询问着每一种可能的病况：基本病理表现。药物过敏史。病情持续时间。主要特征。之后是我躺在一张冰冷的床上，他用手用力挤压着我的腹部，询问疼痛感。处方上是一位老中医颤抖的手写下的字，我辨认不出他潦草的字迹。

那是多年以前我在乡下的卫生院。

而现在我通过另一张写有处方的纸，划价、付款、取药。然后通过这张处方不断地捉摸大夫神秘兮兮的表情和了解自己的过往病史：黄疸肝炎、流行感冒、胃痛、神经性头痛，和此刻的病历诊断。像这座不断变化的城市，它的地图上十年前写满村庄的小镇，今天的处方上被称为丈八路、朱雀路、电子路、长安路……

我记得那天去的是消化内科，一位中年男大夫建议我去做个尿常规和B超。此后的半个多小时，尿常规结果呈现为红C偏低，尿液颜色浑浊；B超发现左肾结石并肾盂轻度积水。这是泌尿方面的病疾，肾结石——尿道结石的一种。他建议我去泌尿科看看。坐诊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大夫，她让每个男人站在那儿，说出自己的感受，她甚至脸不红心不跳地看着你的生殖器，她肯定看过无数的男人——那些前列腺患者。我挤进去，她脸色惊讶地看了看我，问了一句：病历呢？我指给她这些化验单的结果，她看了看，哦了一声说：去放射科拍个片子吧。大约半个小时，我拿着片子和她预约碎石手术的具体时间。她冷冷地扔了句：年纪轻轻却结石。

第三天上午十点体外碎石手术，那是一种中度的痛，基本可以忍受的那种。可随后是三天的肾绞痛——那种巨大的疼痛感伴随着结石的粉碎漫及整个腹部和腰椎，那是我一辈子最刻骨铭心的痛，它仿佛男人的一次再生，上帝给予的洗礼，它要洗去铅尘和污垢，洗去繁重和冗长，要让我从此以后干干净净地活着。

那刻，我几乎丢下我这二十多年来的羞耻和委屈，我无所顾忌地喊出自己的疼痛（作为男人最脆弱的部分）。我躺在人民医院4号楼4楼4+2床上，我的绝望和希望随着肾绞痛的到来和减弱此伏彼起。我清醒地喊着：大夫，给我一针杜冷丁吧。这是一种哀求的口气，护士们早已习以为常，她只给出了一针镇痛剂。那个夜晚，我在一片寂静中独自疼痛。我的邻床是一位前列腺患者，旁边是一个五十多岁的Ⅱ型糖尿病患者，其他几张床睡着他们的家属。

而当早晨的阳光照进来时，每个人的脸上这么一览无余地松弛着，他们有气无力地咽着早点，默不吱声。护士们照例做每天早上的事情：打针、换被子、量体温和血压及房间消毒；大夫向每个病人询问了几句病情就走了。我们像丢在一个巨大的容器里，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停地被人摇晃着，那证明你还活着。两天一次的结算单写有你住院时候交的

押金,只是在不断地减少,大夫只会根据你的余额给你开不同的处方。当结算单上写着人民币七百元的时候,院方会通知你继续交钱或出院。

当我想起住过的这所人民医院的时候,春天正慢慢来临,枝桠上已经发青。更多的人住进来,更多的人走出去,我想他们和我一样是看着这个医院的招牌来的,并要尽量享受这人民的意义。但我住进来的时候,我几乎什么都不想了。这人民医院里这么多漂亮的女护士,这么多实习女生,我都懒得看上一眼。许是见多了,这漂亮和不漂亮的女人,这装满微笑和木讷的脸上,这来苏水的味道中,这被喊痛的病房里,我见多了他们的青春脸谱,像他们一样也见多了我们:

我想是他们见得太多了,你痛的时候
或者你不痛的时候,他们还是见多了
就像这人民两字,我也见多了

痛喊

我睡的这张病床是临时加入的,在房子西北的那个拐角,病床号为4+2。

每天的阳光从下午两点的窗户斜照进来,我们都醒过来。我的脸上映衬出窗外树的影子、风吹起的尘土,它一直照在那件被洗得泛白的床套上。护士们在走廊走来走去,有时候也进来跟我们寒暄几句,测量血压和体温。她们多半的时候,口罩遮住了半张脸,她们说话的时候,我只看见她们眼睛骨碌骨碌地动,像我少年时代在动画片里看到的那个蓝精灵,有些可爱,也有滑稽的地方。她们美丽的脸上长满了青春时代的痘痘,她们躲在水房里一个个对着镜子打量着自己的脸庞。在她们的脸上,困惑和健康一起呈现出来。而我在打量病友的时候,他们的脸苍白、消瘦、焦虑和痛苦着,他们的呻吟被更大声的喊痛淹没了。

每天的阳光打个照面就转过去了,像泌尿科的那位女